



碧石
血洗银枪

(上)

台湾

古龙
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碧血洗银枪

〔台湾〕古龙

古
龍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05号

碧血洗银枪

(台湾)古龙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
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832-X/I·693

定价：(上、下册) 8.80元

内容提要

武林怪地碧玉山庄不但出美女,而且个个武功神奇。碧玉夫人要选女婿,武林四公子不远千里前来赴会,吃酒赏梅,却当场毒死二人。是谁做的手脚?种种迹象表明是马如龙。凶手到底是谁?武林出现了一场正直与邪恶错综复杂的争斗。本书情节曲折、语言生动、文字秀丽。实属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古龙先生的又一力作。

上册目录

前 言	1
一、四公子	3
二、杀 手	16
三、天 杀	30
四、长 夜	41
五、大 婉	53
六、破 碗	67
七、小 婉	81
八、私 情	92
九、患难见真情	103
十、问 题	114
十一、吊 刑	120
十二、茉莉花	126
十三、卖花女	132
十四、绝人绝事	140
十五、玲珑玉手	145
十六、杂货店	156
十七、有所不为	163

前 言

据说近三百年来，江湖中运气最好的人，就是金坛段家的大公子段玉。在金坛，段家是望族，在江湖，段家也是个声名很显赫的武林世家。

他们家传的刀法，虽然温良平和，绝没有毒辣诡秘的招式，也绝不走偏锋，但是劲力内蕴，博大精深，自有一种不凡的威力。

他们的刀法，就像段玉的为人一样，虽不可怕，却受人尊敬。

他们家传的武器“碧玉刀”，也是柄宝刀，也曾有段辉煌的历史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，并不是“碧玉刀”的故事。

江湖中还有件宝物叫“碧玉钗”。碧玉刀为人带来

的，是幸运和财富，碧玉钗为人带来的，却是不祥和灾祸。

据说无论谁拥有了这枚碧玉钗，就立刻会有灾祸降临到他身上，据说它的每一个主人都是死于横祸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

在江湖中，有关碧玉钗的传说很多，有的甚至已接近神话，充满了妖异和邪恶的幻想。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，也不是“碧玉钗”的故事。

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，是“碧玉珠”的故事。

“碧玉珠”是什么？是一个人？一种武器？一件宝物？还是一种神奇的丹药？

一、四 公 子

严冬，酷寒，雪谷。

千里冰封，大地一片银白。一个人在雪地上挖坑，挖了一个三尺宽，五尺深，七尺长的大坑。

他年轻、健康、高大、英俊，而且有一种教养良好的气质。

他身上穿的是一袭价值千金的貂裘，手里拿着对光华夺目的银枪。枪杆是纯银的，上面刻着五个字：

“凤城，银枪，邱。”

这么样一个人，本不是挖坑的人。

这么样一对银枪，也不该用来挖坑的。

这里是美丽的山谷，天空澄蓝，积雪银白，梅花鲜红。

他是骑马来的，而且是骑了一段很远的路，马是纯种的大宛名驹，高贵，神骏，鞍辔鲜明。

连马镫都是纯银的。

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骑着这么样的一匹好马，用这么样的一对武器，到这里来挖坑？

坑已经挖好了，他躺了下去，好像想试试坑的大小，是不是可以让他舒舒服服的躺在里面。

这个坑难道是为他自己挖的？

只有死人才会用得着这么样一个坑？他目前正年轻健康，看起来绝对还可以再活好几十年。

为什么要为自己挖这么样一个坑？难道他想死？这人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想死？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地方来死？

雪昨夜就已停了，天气晴朗干冷。他解下马鞍，轻轻拍了拍马头，道：“你去吧，去找个好主人。”

健马轻嘶，立即奔出了这片积雪的山谷，他在马鞍上坐了下来，仰面看着蓝天，痴痴的出神。

眼睛里带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忧虑。

这时候雪地上又出现了一行人，有的提着食盒，有的抬着桌椅，还有个人挑了两坛酒，从山谷外走了进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看来像是个酒楼的堂倌，过来陪笑问讯：“借问公子，这里是不是寒梅谷？”

挖坑的少年茫然点了点头，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。

这人又问：“是不是杜家大少爷约你到这里来的？”

挖坑的少年连理都不理他了。

这人叹了口气，讪讪的自言自语：“我真想不通，杜公子为什么要我们把酒菜送到这里来？”

另一人笑道：“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，都有点怪脾气的，像咱们这种穷光蛋当然想不通。”

一行人在梅树下摆好桌椅，安排好杯盏酒菜，就走了，又过半天，山谷外忽有人曼声长吟。

“雪霁天晴朗，腊梅处处香，骑驴霸桥过，铃声响叮当。”

真的有铃声在响，一个人骑着青驴，一个人骑着白马，进了山谷。骑驴的人脸色苍白，仿佛带着病容。

但笑容温和，举止优雅，服饰也极华贵。

另一人腰悬长剑，头戴银狐皮帽，着银狐皮裘，一身都是银白色的，骑在一匹高大神骏的白马上，顾盼之间，傲气逼人。

他也有他值得骄傲之处，像他这样的美男子的确不多。

挖坑的少年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痴痴的出神，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们，他们也不认得他。

这三个年轻人看来却都是出身富豪之家的贵公子，而且居然都是不约而同的到这里来了。

但是他们来的目的，却显然不一样，后面这两位，是为了踏雪寻梅，赏花饮酒而来。那挖坑的少年，却是来等死的。

酒在花下。面带病容的少年，斟了杯酒，一饮而尽，

道：“好酒。”

花在酒前，花已尽发。他又喝了一杯，道：“好花！”花光映雪，红的更红，白的更白。

他再举杯，道：“好雪。”三杯下肚，他苍白的脸上也已经有了红光，显得豪兴逸飞，意气风发。

他的身子虽然弱，虽然有病，可是人生中所有美好的事，仍都能领略欣赏。他好像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。

所以他活得也很有趣。

那骑白马，着狐裘，佩长剑的美少年，脸色却很阴沉冷漠，好像对于世上的什么事都没有兴趣。

只听面带病容的贵公子微笑道：“如此好雪，如此好花，如此好酒，你为什么 not 喝一杯？”

美少年道：“我从来不喝酒。”

贵公子道：“到这里来，你不喝酒，岂非辜负这一谷好雪，千朵梅花？”

美少年冷冷道：“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我都不喝酒。”

贵公子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这个人真是个俗人，真扫兴，我怎么会交到似你这种朋友的？”

挖坑的少年还在发呆。

贵公子忽然站起来，走过去，围着他挖的坑绕了个圈子，道：“好坑。”

挖坑的少年不理他。

贵公子道：“这个坑挖的好。”

挖坑的少年不理他。

贵公子索性走到他面前，道：“这个坑是不是你挖的？”

挖坑的少年不能不理他了，只有说：“是。”

贵公子道：“我一直说你这个坑挖得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

挖坑少年道：“你想我陪你喝酒。”

贵公子笑了，道：“原来你不但会挖坑，而且善解人意。”

挖坑少年道：“可惜我不会喝酒。”

贵公子不笑了，道：“你也从来不喝酒？”

挖坑的少年道：“高兴的时候就喝，不高兴喝的时候就

不喝。”

贵公子道：“现在你为什么

不喝？”

挖坑的少年道：“因为现在我不高兴喝。”

贵公子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：

“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，我常听人说，银枪公子邱凤城的脾气，就像他的枪一样，又直又硬，你一定就是邱凤城。”

挖坑的少年又不理他了。

贵公子道：“我姓杜，叫杜青莲。”

邱凤城还是不理他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其实他是知道这个名字的，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的还不多。

武林中有四公子，银枪、白马、红叶、青莲。这一代江

湖中的年轻人，绝没有任何人的锋芒能超过他们。

他们彼此间虽然并不认得，杜青莲的名字，邱凤城总应该知道。

他也应该知道，那骑白马，着狐裘，佩长剑的美少年，就是白马公子马如龙，但是他却偏偏装作不知道。

杜青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你今天是决心不喝酒了。”

忽然间，山谷外有个人大声道：“他们不喝，我喝。”
喝酒的人来了。

雪停了之后，比下雪的时候更冷，他们穿着皮裘，还觉得冷。这个人身上穿着的，却只不过是件薄绸衫。

料子虽然不错，却绝不是在这种天气里穿的衣裳，所以他冷得在发抖。虽然冷得要命，他手里居然还拿着把折扇。

桌上有酒壶，也有酒杯。

但见他一冲过来，就立即捧起酒坛子，嘴对着嘴，喝了一大口，才透出口气，道：“好酒。”

杜青莲笑了。

这人又喝了一大口，道：“不但酒好，花好，雪也好。”
三大口酒喝下去，他总算不再发抖了，脸上也有了人色。

这人虽然穷，却不讨厌。

他甚至可以算是一个很让人喜欢的人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笑起来嘴角上扬而且还有两个酒窝。

杜青莲已经开始觉得，这个人可爱极了。

这人又道：“此情此景，此时此刻，不喝酒的人真应该……”

杜青莲道：“应该怎么样？”

这人道：“应该打屁股。”

杜青莲大笑。

那挖坑的少年仍然不闻不问，除了他心里在想着的那个人，那件事之外，别的人他看见了也好像没看见，别的事他更不放在心上。

马如龙眉目间虽然已有了怒气，但是他并没有发作。他不是不敢，他只不过是屑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而已。

这人却偏偏要找他，捧起酒坛子，道：“来，你也喝一口。”

马如龙冷冷道：“你不配。”

这人道：“要什么样的人才配跟你喝酒！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这人不回答，却“刷”的一下子把手里的折扇展开，扇面上写着七个字，字写得很好，很秀气。

就像他的人一样。

“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这个人虽然长得落拓潦倒，这把扇子却是精品。扇面上这七个字，无疑也是出自名家的手笔。

杜青莲举杯一饮而尽道：“好字。”

这人也捧起酒坛子来喝了一大口，道：“你的眼光也不错。”

杜青莲：“这字是谁写的？”

这人道：“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写得出这么好的字来？”

杜青莲大笑，道：“现在我也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这人道：“哦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除了沈红叶外，哪里还能找得出你这么狂的人？”

武林四公子中，最傲的是“白马”马如龙，最刚的是“银枪”邱凤城，最潇洒的当然是杜青莲。

最狂的就是沈红叶。

由于马、邱、杜，三家都是豪富、望族，白马、银枪、青莲，可说都是有名有姓的贵公子。

红叶的身世却很神秘。

据说他就是昔年天下第一名侠“沈浪”的后人。

据说“小李探花”生平最好的朋友，天下第一快剑“阿飞”，就是他的祖先。

阿飞的身世，本来就是个谜，所以红叶的身世也如谜。他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自己的来历。

人们把他列入四公子，只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叶家长大的。叶家就是“叶开”的家。叶开就是“小李飞刀”唯一的传人。

小李飞刀是什么人，有什么人不知道？

现在武林四公子都已经来齐了，但是他们并不是自己约好到这里来的。

这里距离他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有好几千里路，杜青莲的雅兴就算很高，也绝不会奔波几千里。

只为了要到这里来赏花喝酒。

邱凤城也用不着奔波几千里，到这里来等死，一个人如果要死，无论什么地方都一样可以死的。

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来干什么？



马如龙还是冷冷的坐在那里，态度绝没有因为听到沈红叶这个名字而改变，但是他的手已经移近了他的剑柄。

他凝视着沈红叶忽然道：“很好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什么事很好。”

马如龙道：“你是沈红叶就很好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马如龙道：“本来我认为你不配，不配让我拔剑，我的剑下从不伤小丑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马如龙道：“沈红叶不是小丑，所以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轻佻无礼的话，你我两个人之间，就要有一个人横尸五步，血溅当地。”

沈红叶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我只不过想找你喝口酒而已，你又何必生气！”

杜青莲道：“他不喝，我喝。”

他接过沈红叶手里的酒坛子，嘴对着嘴，一直灌了好几口之后，方才吐出口气，道：“好酒。”

沈红叶又把酒坛子从他手里抢回来，喝了一大口，叹着气道：“这么样的酒，就算有毒，我也要拼命喝下去。”

杜青莲微笑道：“唔！一点也不错，如果我们现在能够马上死在这里，倒也是我们的运气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因为，这里有个人会挖坑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他的坑挖得很好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好极了。”

沈红叶忽然站起来，捧着酒坛子走过去，围着那个坑绕了个圈子，喃喃道：

“这个坑果然是个好坑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若是能够埋在这么好的一个坑里，倒真是运气。”

杜青莲道：“只可惜这个坑不是为我们挖的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只有死人才用得着这么样一个坑，难道他想死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看样子好像是。”

沈红叶好像很吃惊，道：“像他这么样一个人，为什么想死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因为他也跟我们一样，也接到一封信，叫他今天到这里来。”

沈红叶道：“那封信也是碧玉夫人给他的？”

杜青莲道：“一定是。”